

QIANGUWANGCHAO

千
古
王
朝



神宗万历王朝



神宗帝术



一、文武齐驱 戍卫边疆

册封“北虏” 封贡睦边

“北虏”之患，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朱翊钧列祖列宗的一个颇为头痛的问题，自太祖朱元璋驱蒙元而造大明，来自蒙古诸部的威胁便因之而生，永乐皇帝五次北征，最终病死于征讨的途中。正统皇帝还做了瓦剌的阶下囚。嘉靖间，更发展为一代横祸，蒙古的骑兵年年内犯，几度攻至京畿，焚掠于城外，致使北京戒严。到了隆庆皇帝时，由于俺答封贡，西北地区方趋安宁。

朱翊钧登极以后，继续奉行与俺答封贡的政策。先后在宣府的张家口，大同的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山西的水泉营，延绥的红山边墙门，宁夏的清水营、中卫、庄浪、高沟寨、铁尖墩，甘肃的洪堡、偏都口等十三处开设马市。这些马市，起初是一年一市，每市数日，随着经济交流的发展，民市贸易额的成倍增长，朱翊钧根据边将的奏报和边民请求，又批准了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各边开设月市。在月市之一的万全，贾店鳞次栉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海州绸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长竟有四五里长。在开市通贡的日子里，干戈销为耒耜；疆场谧若腹里，东西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之警，行人不持弓矢，百姓得遂衽席之乐。近疆的水陆屯田得到垦治，草原上奔跑着欢快的牛羊。

朱翊钧所奉行的政策，能取得如此的成功，除了张居正、王崇古等将相的谋划，以及政策顺应了明蒙双方的共同利益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得到了俺答夫妇的理解和支持。自从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被册封为顺义王后，便积极主动地与明政府表示亲近，经



常让自己的子弟习汉字,学孝经,万历三年(1575年)十月,呼和浩特城修成,俺答奏请赐名,朱翊钧随即赐名归化,同时鉴于他在实现封贡中的功劳,赐予金币、佛像。为了约束部众遵纪守法,保持与明政府间的贡赐和马市贸易及民市贸易的顺利继续,万历六年(1578年),又主动提出以《大明律》约束部众。

万历九年(1581年)十二月,俺答病死,群龙无首,所属各部又都互不服气,一场大规模的内部厮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西北地区十余年的和睦宁谧局面被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要继续维持双边的封贡关系,三娘子是一个关键人物,所谓“夷情向背,半系娘子”,朱翊钧决定利用三娘子在蒙古内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来实现西北的安宁。

三娘子(1550~1613年)又名也儿克兔哈屯,是一位骨貌清丽,资性颖异的奇女子,她生长于我儿都司部,本是俺答的外孙女,起初许配于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就在他们将要成婚时,俺答见到了风姿绰约、美艳可人的外孙女,一时爱慕之情顿生,便将未来的孙媳妇抢来做了自己的心上人,由此导致了隆庆四年(1570年)把汉那吉的降明,由于高拱、张居正、王崇古、方逢时等将相和俺答的共同努力,遂于次年实现了俺答封贡。三娘子酷爱读书,平日手不释卷,精擅蒙古文字,通达事理,是蒙古妇女中的佼佼者。在与中原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三娘子对汉族文化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和向往,竭力相夫教子,在蒙古地区推行汉法,维护边境安宁,发展封贡互市关系。

俺答死后,他直属的四万骑兵,转而隶于三娘子的麾下,此外,三娘子自己原来还亲自训练了一万精骑,故此在蒙古诸部中,势力最雄厚。其次便是俺答的长子辛爱黄台吉(后改名乞庆哈),这是一位蒙古草原上骁勇果敢的战将,被蒙古人誉为右翼五勇士之一,早在嘉靖间便以士马雄冠诸部。但是,黄台吉为人却凶狡无赖,对



三娘子怀有很深的敌意，俺答自从娶了三娘子，便抛弃了原配妻子即黄台吉的母亲，他把不满都倾注在三娘子身上，对父亲俺答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由于听从了三娘子的蛊惑，因而，俺答在世时，黄台吉就经常羞辱这位后母，三娘子在一次入贡的时候，曾向当时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吴兑哭诉过黄台吉的事，吴兑以朝廷的名义赐给她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表示朝廷对她的信赖，希望她做好俺答及其部属的工作。

如今俺答死了，顺义王的封号非黄台吉嗣袭莫属，而黄台吉要继承顺义王的权力，就必须拥有俺答遗留下的以及三娘子的部属，解决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武力，但胜负难料，这也是明朝中央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二是通过婚姻关系实现和平解决。按照蒙古的习俗，儿子可以继承非生母以外的父亲的所有妻妾。但是，二人素无感情，成见又深，并且各自拥有重兵，要把他们强扭一处也确实非易事。

出于权力和地位的需要，黄台吉向三娘子提出要纳她为妻，三娘子不愿就范，率部西去，而黄台吉为实现自己的愿望，立即带兵要把她追回来，致使当年互市停开。

此时，朱翊钧任命的西北防务总督是郑洛，他决意要促成这桩特殊的政治婚姻。郑洛，字禹秀，河北安肃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历仕登州推官、四川参议、山西参政，以辅佐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实现俺答封贡有功，升为浙江左布政使，万历二年（1574年）改右金都御史巡抚山西，不久又移镇大同，三年后加右副都御史，入为兵部侍郎。万历七年（1579年），接替吴兑，以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对封贡意义的认识和西北局势的熟悉，使他清楚地看到，一旦三娘子情有别钟，蒙古内部势必会引发一场大乱，朝廷册封黄台吉为嗣顺义王将失去意义，羁靡政



策要全部落空,于是他即刻派裨将赶往三娘子营帐,细加劝说,向她表明“夫人能归王,不失恩宠,否则塞上一妇人耳。”结果三娘子深明大义,遂答应与黄台吉成亲,从而为册封顺义王,实现西北安定,创造了条件。万历十一年(1583年)闰二月,根据郑洛的报告,朱翊钧册封黄台吉为顺义王,赐与大红五彩提丝蟒衣一袭,彩缎八表里,封其长子奢力克袭任龙虎将军。就在三娘子与黄台吉婚后的第二年,她又督促黄台吉大会蒙古各部首领,重申与明朝议订的条款,“凡一切贡市,悉方先王父故事,敢议约,及不如约者,请以天帝击之”。黄台吉从此心说诚服,自称乞庆哈,感明朝和妻子的大义,夫妇一道齐心致力于蒙汉和好。

岂料,喜风光正好,恨无常又到。正当三娘子与乞庆哈夫妻感情日增,汉蒙和睦关系发展良好之时,乞庆哈又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二月病故,三娘子又成了寡妇。按照世袭关系,奢力克将成为第三代顺义王和三娘子的第三任丈夫,这是一位英俊聪明、晓勇果敢的小伙子,但是,岁月不饶人,时光的流逝已冲去了三娘子的美艳,奢力克无意于再娶比自己年长而色衰的女子为妻,在他的身边已经陪伴有几位年轻貌美的佳人,于是,三娘子便带上自己的一万亲军,筑城别居。然而要维持和发展蒙汉和睦关系,于明朝于蒙古,三娘子依旧还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郑洛再建功勋,一面做三娘子的工作,一面派人到奢力克的营帐劝说:“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有别属也。”奢力克和三娘子结成姻缘。

对郑洛的努力,朱翊钧给予了奖赏,对他提出的方案全部予以批准。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朱翊钧颁下诏旨,议准奢力克袭封顺义王,同时鉴于三娘子在蒙古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敕封她为忠顺夫人,授予她和俺答的婚生子不他失礼与奢力克和原配的婚生子晁兔台吉同为龙虎将军。从此,奢力克也继续执行封贡政



策，凡“应酬番汉事务，委三娘理之”，除了一度因受西海诸部和宁夏叛卒哮拜的挑唆，而内犯中原，中止朝贡和互市外，蒙汉边境大体上还是相安无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月，奢力克死去，三娘子再度成为未亡人。此时，奢力克的长子晁兔台吉已经先死，顺义王的王位势必要落在嫡孙卜失兔的头上，而三娘子也将第四次披上婚纱。然而，不他失礼的遗子索囊台吉代表三娘子、把汉那吉两派的势力，欺侮卜失兔年幼，孙辈而寡弱，有篡夺嫡系的意图，便和卜失兔的叔父毛明安(五十万打力台吉)合谋离间他和忠顺夫人的关系，阻止她和卜失兔成婚，而以乞庆哈次子五路台吉为代表的正统守旧派势力，会合宣大蓟镇边外七十二部酋长，威逼忠顺夫人和索囊台吉强要奉立卜失兔，双方僵持不下，眼看蒙古又要大乱。

此时，被朱翊钧派往西北，主持宣大防务的是江西南昌人涂宗浚，这位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进士，凭藉自己的才学，从一位七品知县仕至边防总制，他继承了前任总督吴兑、郑洛的做法，继续在三娘子身上下功夫，争得她的支持，终于使紧张的局面再度合缓。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五月，年近七旬的三娘子，在涂宗浚的劝说下，抛下与索囊台吉的血缘亲情的缠绕，与自己重孙辈的卜失兔成婚，从而结束了万历三十五年以来，蒙古内部群龙无首的局面。三娘子为了答应朝廷对她的重视和信赖，更好地约束部众，在和卜失兔成婚不久，又增加了规矩条约十四条，使条约增至三十六条。边市贸易又恢复起来。

然而，三娘子毕竟已是一位七十老耆，来日无多。万历四十年(1612年)六月，这位非凡的奇女子，毕生致力于蒙汉和好的蒙古族女英雄终于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翊钧为之哀伤，赐祭葬七坛，膊绢、帛也一并从优给予。

三娘子死后，蒙古诸部形虽统一，而实已分裂，索囊台吉收抚



其遗部而去，卜失兔能有效统治的只有山西、大同二镇外的十二部。鉴于蒙古内部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涂宗浚的建议，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朱翊钧在册封卜失兔为第四代顺义王的同时，还作出了另外两项册封的决定，一是将势力与卜失兔相当的五路台吉、兀慎台吉、索囊台吉分别进封为都督同知、龙虎将军、都督指挥，二是册封大成比妓为忠义夫人，期望由她来充当三娘子的角色。

大成比妓也就是把那比妓，是把汉那吉（后改名大成台妓）的原配妻子。隆庆四年（1570年），随夫一道降明，俺答封贡后，又回到蒙古草原，与三娘子一样，她对汉族文化也极为向往，希望蒙汉和好。大成台吉死后，她先是成了奢力克的妻子，继而因三娘子与奢力克成婚，她被解聘，转而又嫁给三娘子与俺答的婚生子不他失礼为妻，索囊台吉便是他们的儿子。三娘子死后，她和索囊台吉成了蒙古诸部中势力最强的部分。册封她为忠义夫人，实际上就是要借重她的力量稳住索囊台吉。而大成比妓也果然不负所望，每训戒索囊，与明朝保持和睦关系，不要举兵内犯。

在朱翊钧对民族关系的措置中，最值得骄傲的，恐怕也就在于对蒙古问题的处理，始终奉行父皇隆庆时定下的封贡政策，使三陴晏然，“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息烽而安枕。”这是太祖立国以来二百余年所不曾有过的，清人在评价此事时，也盛称“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尽管在实现这种和睦局面的过程中，他经常是被动的，是事后对边臣处理结果的追认，然而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在极少批阅章奏的情况下，对西北边防事务他并没有完全弃之不顾，因而也自有他的一份功劳。

平定叛乱 挫敌锐气

明朝与蒙古通贡和睦关系的发展，几经曲折，“步履蹒跚”，是



走过了一段艰难历程才得以实现的,而利用军队下层对朱翊钧和政府腐败的不满,试图与河套地区鞑靶部相联系,重新挑起蒙汉对立的宁夏哱拜叛乱,便是其中的一段重要插曲。

万历二十年(1592年),朱翊钧登极已经二十个春秋,曲药之御,窈窕之娱。已使他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经常留中不发。对朝臣喋喋不休的进谏,他或不予理睬,或施以廷杖。昏庸的皇帝和腐败的朝政,使一位已致仕的副总兵觉得有机可乘,试图挑起蒙汉对立,自我割据一方,他就是原宁夏副总兵哱拜。

哱拜,一作博拜,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嘉靖间,他的家族得罪本部落酋长,父亲、兄长死于非命,哱拜只身幸免,投降明朝,在平虏城守备郑印的麾下做了一名校卒。哱拜为人机警,作战勇敢,因屡立战功,而不断获得升迁,至朱翊钧时他已是宁夏巡边营的守备。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经巡抚朱籍的举荐,首辅张居正票拟,朱翊钧将他升为游击将军。沿及万历五年(1577年),他的帐下已有标兵家丁千余人,得以专制一方。

按照本朝故事,边将历职已久,就要入卫,哱拜此时也应该在入卫之例,兵部尚书王崇古在入卫的名单上,添上了他的名字。名单交至内阁票拟时,张居正提出了非议:“哱拜是归降的夷人,调他入卫,何震之有?”朱翊钧采纳了张居正的意见。

眼见朝廷对自己存有戒心,举兵起事的时机又未成熟,哱拜以退为进,自请免职,朱翊钧和张居正未加细察,乐得乘势就准其所请。但是,事情要比他俩想象的复杂,此时的宁夏就已是哱拜的势力形成尾大不掉。哱拜的两个儿子哱承恩、哱承宠和三位义子哱塞、哱云、哱洪都是些勇悍难制的将领,地方奈何他们不得。为今之计,只有请在幕后指挥他们的哱拜再度出山。于是,由巡抚罗凤翔奏请,朱翊钧很快又恢复了他的职务。万历十年(1582年)升为参将。万历十七年(1589年)加副总兵衔致仕,由他的长子承恩袭



任宁夏卫指挥。

唃拜致仕以后，仍不甘于寂寞，以报效国家为名，依旧收养了许多家丁。万历十九年（1591年），青海部长火落赤、河套部庄秃赖等内犯桃州、河套。经略郑洛传檄宁夏调兵增援，唃拜来到郑洛营帐，请令出征，得到郑洛的嘉许。然而，巡抚党馨与唃拜之间却有私人过节，不仅对唃拜父子冒领军饷、强娶民女之类的恶迹严厉制裁，而且往往有意在军功奖赏、粮饷供给方面刁难他。在出征挑、河的过程中，唃拜发现自己的势力在九边中最强大，入侵的敌军也最怕宁夏兵，因而遂有轻视中外之心，恣睢骄横。

次年二月十八日，镇戍的士兵前来巡抚衙门领取拖欠很久都未下发的冬衣布花月粮。按规定，此次应该同时下发三年的月粮，而党馨只同意给一年的，并扬言“这是有意要挟，此风不可长，他们难道不怕灭族？”在愤怒的士兵中，刘东旸、许朝素称悍卒，桀桀有异志。正当他们在街巷忿忿之不平地议论之时，唃拜乘机挑唆道：“有我在，你们大胆地干吧。”于是，李东旸带领其他不满的军卒，冲入巡抚衙门，杀死巡抚党馨、兵备副使石继芳等朝廷命官，烧毁公署、文卷，释放囚犯，挟持总兵张惟忠疏劾党馨、石继芳侵粮激变。

三月初八，张惟忠的奏疏送到了北京，朱翊钧有意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以边军穷苦，抚臣等官不能善加体恤，遂诏令将张惟忠降职戴罪，安抚叛乱的士兵，同时任命陕西按察付使朱正色为右金都御史，巡抚宁夏。

但是，事态的发展，远比朱翊钧想象的要糟。二月二十日，总督魏学曾正巧在花马池巡视，闻听宁夏兵变，随即派出标下张云、郜龙前往劝降，遭到唃拜、李东旸的拒绝。二十五日，由唃拜主谋，叛军据城刑牲而盟，李东旸自称总兵，唃承恩、许朝、土文秀、唃延分任副总兵、参将，总兵张惟忠被迫自缢，他们裹挟庆王代请贯罪，并且扬言，若要他们归降，就必须依他们所署授官，否则，就与河套



鞑靶部携手驰马演关。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连下四十余座城堡,又派人携带重金诱唆卜失兔,许愿花马池一带听任他们自由驻牧,气焰十分嚣张,河西一带望风而降,全陕为之震动。

三月十二日,朱翊钧接到了总督魏学曾的奏报,方知事态的严峻,当即作出两项决定:①诏令魏学曾立即赶赴宁夏,相机行事;②调协守洮眠副总兵董一奎为征西将军,署都督金事总兵官,镇守宁夏。次日,又批准兵部的方案,悬赏捉拿首犯李东旻等,允许他们自相擒献,试图采用离间计,分而治之。

魏学曾(1525~1596年),字惟贯,号确庵,河南泾阳人,这是一位勇于任事,熟悉边情的三朝元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进士。隆庆初年,土蛮大举入侵永平,时任右金御史辽东巡抚的魏学曾入驻山海关,传檄诸将土蛮部追击至义院口,大获全胜,进右付副御史。此后,魏学曾易置将吏,招降纳附,垦出屯田二千余顷,屡屡击败沿边部族的内犯。万历十八年(1590年),顺义王奢力克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二部来犯洮河,副总兵李奎、李联芳先后被杀。朝议拟任命兵部尚书郑洛经略七镇兼领总镇,郑洛力辞总督兼职,于是,由阁臣王锡爵举荐,已致仕还乡多年的魏学曾被起复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宁夏叛乱的突然发生,魏学曾劝降失败后,一面飞疏奏报朝廷,一面便积极投入平叛,在灵州、鸣沙州、花马池一线向叛军出击,并顶住了卜失兔三千精骑的进攻。

进入四月,战斗更加激烈,官军久攻宁夏镇不下。哱拜表面上挟庆王登城,以延缓官军的攻势,暗中又与庄秃赖、卜失兔等相约,由庄秃赖等部入犯鹿台寺、赵家山等塞堡,以牵制官军,另派其子哱承思在延汉渠设伏,劫掠粮车二百辆,将魏学曾围困于灵州城内。宁夏城内,叛军日恣淫虐,搜刮城中妇女、宝货,庆王妃方氏,为逃避受辱,藏匿于地窖中,活活饿死。副总兵王通、牛秉忠身受



重伤。

十四日，魏学曾奏请从宣大调兵增援。御史梅国桢奏举宁远伯李成梁长子李如松勘当重任，朱翊钧遂任命他为提督陕西军务总兵官，率部前往，同时将作战不力的副总兵李昫革职、逃将熊国臣下御史逮问，抚恤阵亡的游击梁琦、守备马承光，调前按察付使蔡可贤、兵部职方主事赵梦麟到军中赞画，御史梅国桢监军宁夏纪功。

援军一时难以马上赶至前线参战，魏学曾试图再施离间计，派人招抚李东旸、许朝，让他们除去哮拜父子，岂料他们已订立生死同盟，离间不成，朝廷反受耻辱，朱翊钧十分恼怒，下诏重责魏学曾平叛不利。

六月上旬，朱翊钧旨准兵部题请，赐予魏学曾尚方宝剑一口，授权对不听指挥的副将以下将领可以先斩后奏，并再次明确赏格，凡有擒献哮拜父子的赏银二万两，封龙虎将军，擒李东旸、许朝、土文秀者赏银一万，封都指挥使。就在此时，各路援军，已大半抵达。巡抚叶梦熊还从甘州调来了苗兵和四百车神炮火器，浙江巡抚常居敬也主动派参将杨文率领一千浙兵，自备粮饷助战。于是，魏学曾兵分五路，由一路接应，分东南西北四面围攻宁夏城，切断了哮拜与奢力克之间联系的通道。到了中旬，李如松统帅的辽东、宣大、山西兵也抵达宁夏，官军声势大振，而城内的叛军也拼死负隅顽抗。

五月下旬，官军先后组织了两次强攻，先是用三万只布袋，装满泥土填集攻城，继而又架起了云梯，于夜半偷袭，无奈城内炮箭火力密集，两次进攻都未能得手。于是，魏学曾与叶梦熊定计，环城修建一条一千七百余丈的围堤，利用宁夏城西北地势较低的特点，从附近的金波、三塔湖、观音湖、新渠、红花渠引水灌城。

官军久攻宁夏不下，朱翊钧对魏学曾也添不满，给事中许子伟



弹劾他惑于招抚，师久无功，监军梅国祯指责他出击迟缓。于是，朱翊钧诏罢魏学曾三边总督之职，由叶梦熊代行其事，数日后，又诏令将他逮问下狱，三军将士为之泣哭，泪如雨下。

所幸，宁夏城很快就被大水围困，城墙倒塌，官军一路乘势猛攻，由老将牛秉忠率先登城，另一路由李如松、麻贵指挥，击退庄秃赖、卜失兔、宰僧部约三万援兵。九月十六日，哱拜杀李东旸、许朝，希冀换取宽大处置，被叶梦熊拒绝，哱拜闭门自焚，哱承恩、哱承宠、哱洪大等一并被俘。

这场叛乱，历时整整七个月，赖前线将士英勇杀敌，叛军所为不得人心，终获平安。十一月，朱翊钧在北京举行了献俘仪式，祭祖宗庙，诏告天下，庆贺自己取得第一次大征的胜利。哱拜被诛的消息传出后，切尽台吉的比吉即刻率同奢力克、宰僧、庄秃赖等顿首于花马池塞下，上表请罪，希望恢复一度中止的通贡关系。此后，明与蒙古间，小的摩擦虽然时有发生，西北地区终未酿成大患。

稳定民心 改土归流

在明代的西南地区，聚集着苗、彝、壮、瑶、傣等许多少数民族。朱元璋立国之初，踵元故事，陆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土司制度，顺俗施化，因人授政，分设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及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各级官职，借助于各族土官，“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此后，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本朝统治力量的加强，又逐步采用土流参治或土下设流到改土归流的办法，以加强自己的统治。

朱翊钧登极以后，继续奉行土流参治和改土归流的基本国策，加强政治和军事的控制。万历初年，在张居正的辅弼下，先后镇压下都掌蛮的起义，改戎县为兴文县；镇压下罗旁瑶的起义，改泅水县为罗定州。不久，又割南宁府武缘县隶于思恩府，而将思恩旧治

九土巡检司改隶武缘，移梧州巡道于郁林，分谿北流等县，移府同知于庆远府西德胜镇，督捕河池，控扼东兰、南丹、那地三土州，另增同知一员，居中抚驭。万历三年（1575年），云南临安土官普崇正诱使他部占地，被巡抚邹应龙剿灭，朱翊钧即令以其地改土为流。万历十一年（1583年），湖广抚按奏请，施州卫施南等宣抚司各官，仍听镇筸参将节制，载入敕书，以一事权，也获得朱翊钧的批准。

不过，自洪武以降，土司与明朝政府间的矛盾也一直没有平息过，叛乱之事时有发生，其中万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

播州，秦为夜郎国且兰地，汉属牂牁郡，唐贞观中改播州。南诏攻陷播州后，太原杨瑞应募收复该地，历五代以降，子孙世有其地。宋朝于此设置遵义军，元朝封其主为播国公。洪武四年（1372年），朱元璋平定四川，遣使诏谕，次年，播州宣慰使杨铿率部归降，明朝仍于此设播州宣慰使司，下设草塘、黄平二个安抚司和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等六个长官司，杨铿仍为宣慰使，虽受天朝爵号，其实仍自王其地，由于朝廷规模草创，未尝在这里设立文武为之铃辖，听其自相雄长，加之去省遥远，更难控制，附近边民，都深受其害。

明朝播州宣慰使传到杨应龙已是第九代。隆庆五年（1571年），第八代宣慰使杨烈去世，其子杨应龙要求袭职，次年十二月，新登极的朱翊钧根据张居正的建议准其嗣职，但不予世袭。万历元年（1573年）二月，又颁发一道诏谕，准许他“统抚夷民”，对他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杨应龙是一个嗜利好杀，而又性情犷悍，颇多心计的人。他不时贡些马匹等物，试图博得朱翊钧的欢心。万历八年（1580年），他提请为其父赐葬，使以孝子相标榜的朱翊钧对他有了好感，准予



所请。万历十五年(1587年),朱翊钧营建寿宫,杨应龙主动献上上等大木七十根,请赐蟒服,使得朱翊钧龙颜大悦,在工部一再反对赐与蟒服的情况下,朱翊钧改赐他飞鱼服和都指挥使衔。

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杨应龙便成为朝中一个争议极大的人物。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叶梦熊弹劾他凶恶不道,与东川道兵备付使朱运昌狼狈为奸,巡按御史陈效也开列了他十二条罪状。然而,四川巡抚右付都御史李尚思和巡按御史李化龙却请免勘,理由是杨应龙虽嗜杀好利,却无谋反之心,为了防御松潘,必须征调播州兵。播州八司在万历十年(1582年)以前隶属四川,此后与湖广的平清偏镇四卫尽隶贵州、同镇雄、乌撒、东川、乌蒙的官吏都属贵州巡按考察。如今此惩彼宥,黔蜀异议,在蜀者称杨应龙无可勘之罪,在黔者又说四川巡按有私暱应龙之心。于是兵科都给事中张希皋、给事中陈尚象请派遣科道官员公勘,以决定是剿还是贳。朱翊钧没有马上表态,只是将章奏下发兵部讨论,最后的处理意见是由川贵抚按会勘,不另派遣科臣。显然,作这样的处理,是很难得出一致意见的,就杨应龙而言,只会是姑息养奸。两月后,川贵抚按的报告又呈了上来,叶梦熊提出要将其所辖的五司改土为流,隶于重庆府辖。李尚思则不以为然,两人相持不下,李尚思还因此提出了辞官求退的要求。朱翊钧对此仍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

万历二十年,杨应龙来到重庆府对簿公堂,根据他妻叔张时照和部将何恩等人的揭发材料,依法当斩,正巧,倭寇此时大举入侵朝鲜,朱翊钧下诏征兵,杨应龙便上奏自辨,并表示愿意率五千精兵征倭,戴罪立功。朱翊钧未加深虑,同意他率部出征。当杨应龙出发后,朱翊钧方觉得似有不妥,赶紧又下一道谕旨,诏令他停止出征。经此一番周折,杨应龙在播州境内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

不久,川贵巡抚同时易人,杨应龙谋反的材料,越来越多地被



揭露出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新任四川右金都御史王继光奏报杨应龙不听勘结,并且肆意虐待土民,修缮兵器,巡抚贵州右付都御史林乔相也历数了他的一些罪状,请求将他正法,只擒首恶,不及无辜。朱翊钧这才决心彻底解决杨应龙的问题,为了掩饰过去的失误和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他下了一道很有体面的诏旨:杨应龙既不服勘问,则难再予姑息,该抚按官便宜擒治正法,朝廷为民除害,罪止一人,有协从自动来降的,令其自新,不许贪功妄杀。从而正式掀开了平定杨应龙叛乱的序幕。

朱翊钧的诏令下达以后,王继光立即赶至重庆,会同总兵刘承嗣等人兵分三路,进军娄山关,驻扎于白石口。贵州方面也派出军队协剿。大兵压境,杨应龙假装约降,而统率苗兵据关冲击,大败刘承嗣,官军杀伤大半。朱翊钧大怒之下,撤了王继光的职,官军撤退,輜重全部丢弃。狡诈的杨应龙,一面派人携带重金进京疏通关节,设法将原奏何思抓至綦江县以泄私忿,一面又上书自我辩解,一时间,主张安抚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巡按四川御史王慎德就征讨杨应龙之事发表了三条意见,提出国体当重、赞画当罢、党羽当翦,得到朱翊钧的首肯。

九月二十六日,川贵总督邢玠会同巡按谭希思等上奏:杨应龙已经听勘,宜革其宣慰使衔,由长子朝栋代,次子可栋羁留重庆,追交四万两白银赎罪。在此之前,邢玠曾传檄杨应龙,言明如果前来听勘即保证不治死罪,否则即以万金悬赏他的头颅。兵部尚书石星也致函水西宣慰使安疆臣,让他催促杨应龙就吏得贲。结果由重庆知府王士琦单骑前往松坎,杨应龙象征性地果面缚于道旁,泣请死罪,表示愿意交纳罚金赎罪。三天后,兵部就邢玠等人的奏疏,提出了进一步的处理意见,将原来辖于播州的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司改隶于黄平通判;增设安边府;将重庆捕盗通判



改为抚夷同知，移驻于松山之北、松坎之南；让躲避杨应龙迫害而逃亡贵竹土司的原播州土同知罗时丰回到故地；移安溪巡检司为松坎巡检司。考虑到朝鲜战场上中日战事正紧，又有不少人为杨应龙摆过去的功劳，朱翊钧同意了这个方案，升任王士琦为川东兵备副使，驻守松坎弹治。

然而，这样的妥协方案，更助长了杨应龙的嚣张气焰，使他得以从容地准备大规模的叛乱。他厚抚苗兵使他们愿为自己出劲力、用重金贿赂省要员、进大木以讨朱翊钧的欢心。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留于重庆作为人质的次子杨可栋病死，杨应龙派人来领棺收尸，朱翊钧派驻重庆的官员提出勘报未完，要先交赎金再同意发表。此时兵备王士琦已调往朝鲜抗倭，四川的驻军削弱，杨应龙扬言“吾子活，银即至矣”，便派兵拥僧徒千余人招魂，同时派遣土目置关据险，乘机残余庆，掠大阡、都坝，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次年，又流劫江津、南川、合江，袭杀原来告发他谋反罪的宋世英、罗承恩。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二月，播州属下的五司七姓的百姓和四川抚按赵标的诉状送到了北京，朱翊钧这次可真正愤怒了，“杨应龙前蒙朝廷宽处，如何尚敢负恩肆劫？”这是对他的权威的蔑视，即令抚按官悉心处置，将杨应龙捉拿正法。

平定杨应龙叛乱的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春天，贵州巡抚江东之接到诏令后，不敢怠慢立即派出都司杨国柱率部卒三千剿杀杨应龙，岂料，三千人马全军覆没。无奈，朱翊钧将江东之革职查办，改任郭子章为右付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广，同时起复原四川巡按李化龙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川湖贵州军务兼巡抚四川。战斗依旧还不顺利。五月仲夏，杨应龙获悉朱翊钧已重新调兵遣将后，知道此次已无回旋余地，便乘官军尚未集结，拼凑了八万人马，分头进犯南川、江津，直逼綦江。綦江城